

去琅琊山多了,对于大门不远处的簌芳园我也常进去看看。

簌芳园拱形门的一角,有几丛长在一起的竹子,特别引人注目。不仅我对她们感觉新鲜,进园游玩的客人对这几丛竹子也感觉好奇。它们重重叠叠长在一起,也不朝四外分散,竹子已经长得那么密了,还局限于那么一小块地方。新竹老竹个个都有把一把握,又高又密,甚至里面都出现了枯死的老竹。大家都奇怪这盘竹子为什么长成一族,既不知道向外扩张,也不懂得向旁边伸展,紧紧地靠在一起。

我经常看到有人围在这几丛竹子跟前指指点点。有人后背两手仰面朝上;有人伸出手去捏捏竹杆,怀疑这是不是竹子?看来他们都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对这几丛竹子并不陌生,因为打小的时候,外婆家的后园子里也有这样的一丛竹子。外婆家是个大家庭。外祖父是民国滁州安徽第九师范的学生,毕业后在家乡任教。民国开展“新学运动”,外祖父首任当地镇上新学的校长。可惜,天不假年,外祖父英年早逝。那时候,外婆才三十岁,我母亲才4岁,老舅还在襁褓中。外婆为了将外公给自己留下的四个孩子抚养成人,硬是将一厨的新衣服和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全部卖掉,买了一百多亩地,没日没夜地带人干活。她说,她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有四个辣椒,总有一个是辣的!因此,尽管外祖父去世后的生活异常艰难,她依然坚持给三个舅舅和我母亲上学读书。

解放后,她被划成了地主。五八年过渡的时候,老舅在江西工作,家乡因缺粮饿死了不少人,外婆成份不好,婆媳俩的生活更是难以继,老舅将她们接到江西自己所在的单

◆菱溪物语◆

家乡有丛慈孝竹

□张如奇

位,关键时候度过了生死一劫。大舅妈孩子多,日子穷,大舅生病的时候大舅妈既要到生产队上班挣工分又要照顾一大群孩子,没有更好的条件伺候大舅养病,外婆就和老舅商量,把大舅接到自己的身边,亲自照顾已经五十多岁的儿子。老舅卖掉一头肥猪替哥哥治病。临终的时候,大舅望着外婆和老舅,眼泪像决堤的海水,怎么擦也擦不尽!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最喜欢去的就是外婆家。母亲去世的早,外婆反而更加疼爱我们几个没娘的孩子。外婆家靠近乡镇(那时候叫公社),有大礼堂,大礼堂经常放电影。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去外婆家总要呆上至少一星期。电影票虽然只要一两毛钱,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多数家庭都不富裕,老舅家四个孩子加上我们家四个孩子,一场电影票至少也要一块多,老舅从不抱怨。外婆则是想方设法做油盐饭菜给我们吃。外婆给予的温暖弥补了我们缺失的那一份母爱,我们兄妹个个将外婆看作自己一生中最为最亲的那个人。外婆活了107岁。百岁后的那几年,她已经不能再干活了,连一向做惯了的家务也做不了,于是,舅母便伺候她。两个表弟媳也争着伺候她。两岸三通后,二舅从台湾回来了,当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还这么健康矍铄,对自己的弟弟和大陆亲人心存感激,尽己所

能,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支持大陆亲人。舅舅每年回来看望外婆,每次就像过年一样众亲毕集,热闹非常。每至于此,亲戚、朋友都会围着那丛竹子来看来看去。对园艺盆景和乡土植物颇有研究的老舅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丛普通的竹子,它叫“慈孝竹”,是我们滁州特有的一种竹类。他说,慈孝竹原名凤尾竹,是由凤尾竹经人工驯化培育出来的一种竹子。早年,根据它生长的特点,有人称它为“窝竹”。随着它在园林绿化行业中被普遍采用,它原来的名字因具有一般层面上的广义性而被人们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一定人文特征的新名字——慈孝竹。慈孝竹和其它竹类一样,都是禾本科植物,外形大体一致,只是叶耳或叶鞘部分与其它竹类有细微的差别。慈孝竹与其它竹类最大的区别是在根下。其它竹类的根都是四外游走,根茎长到哪里,竹笋就长到哪里,因此,其它竹类的生长因地形地势的不同大多随意生长,自由发展。为防止竹根四出扩张,竹园的主人只能采取挖沟断根的办法,阻止竹子向竹园四周蔓延。但慈孝竹不同,慈孝竹的根系没有其它竹类一样的“自由行”。慈孝竹的笋基本上都围绕着老竹生长,形成一丛一簇的生长形式,并且永不改变。它的这一生长特点在园林绿化景观中得到广泛应用,其

优点就是,栽一丛是一丛,栽一簇是一簇,从簇簇不会无序生长,起到了园林绿化景观中良好的“点睛”效果。

人们对于竹子的这种特点,结合人类父母与子女之间慈爱孝顺的文化特征,给它取了个贴切的名字——慈孝竹。隐喻它的笋就像孝顺的子嗣围绕着母竹成长,而母竹又像慈母一样永不嫌弃子笋的累赘,母慈子孝,共同成长。

据说,也有人叫这种竹子为“孝顺竹”,指的还是同一种竹子。但相对而言,其名字的贴切性减少了一半。因为,它不仅表现在子竹孝顺,不离开母竹;母竹也不嫌弃子竹,对子竹表现出特有的慈爱,“母慈子孝”——这才真正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慈孝竹”的生长特征。

很多不知道慈孝竹名字来历的人认为,慈孝竹一名的来历与三国孟宗哭笋的故事有关。《建康实录·卷三·孟宗》记载,三国时期的吴国人孟宗,其母亲特别偏爱吃竹笋。冬节将至,孟宗便进入竹林指望为母亲寻找到一点竹笋。竹笋只在春天才会有,孟宗因没有找到母亲爱吃的竹笋而哭泣,据说,笋为孟宗之生,孟宗得以如愿。我们看了三国时期《孟宗哭笋》的故事后,不难发现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孟宗孝母的行为还是蛮感动人的。

舅舅说,我们滁州地处皖东丘陵地带,丘陵岗岭,土壤瘠瘠,更适宜慈孝竹的生长,所以,慈孝竹在滁州生长的特别茁壮茂密,一族特征更为明显。如果你仔细观察慈孝竹,再看看我们滁州人的性格特点,你会发现,滁州人性格仁儒,憨厚绵柔,没有跋扈张扬的个性,缺少街恨斗狠的决心,奇谋密计、江湖套路仅只少数。在日常生活中多数家庭像慈孝竹一样,子女围着父母转,父母力尽其能为儿女操劳,母慈子孝互不分离。

◆让泉诗韵◆

咏学

——致市委党校第28期中青干训班

□杨秋燕

四面八方聚首,  
挑灯夜战研读。  
学员论坛竞风流,  
风景这边独秀。

革命老区神游,  
乡村园区漫步。  
六十日夜同窗度,  
脉脉此情永驻!

儿童组诗

□徐世清

雨天

一根根电线  
焦急地从天空  
连向大地

这是天空  
要和大地  
通电话

哗哗哗  
天空的语言  
大地全收进了心里

有几条溪流  
偷听明白了  
唱着跳着跑向远方

鸡雏学数数

妈妈撒一撮芝麻或碎米  
在鸡雏面前  
一、一、一  
二、二、二  
妈妈用指头不停地点数  
有几只开始跟着妈妈的指头点数  
站着观看的一些也拥过来点数  
渐渐地,不用跟着妈妈的指头点数  
一眨眼睛就把妈妈撒的东西全部点数  
学会数数的鸡雏蹦着跳着庆祝  
溅起的欢乐漾出妈妈满脸的欢喜

梦

怪怪的一个小朋友  
我不睡觉他不来玩  
我一睡觉就找我玩

我也是怪怪的一个小孩  
已经睡着了  
还和他玩又闹

保守不了秘密的小溪

昨晚,天空和大地  
说了一夜的情话  
小溪听到了  
一大早,就匆匆奔跑着  
去告诉水塘和大河

不会走路的板凳

长着四条腿的板凳  
一直不会走路

我每次教它走路  
都是当作马跨在胯下

我嘴上模仿马蹄的哒哒  
它也哒哒哒地跑起来

◆琅琊书话◆

光影留痕

——《潘晓明摄影集》前言

□朱力

潘晓明从北京寄来了即将由中国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潘晓明摄影集》样本,并嘱我题写书名和前言。出版摄影集是他多年的梦想,今终圆其梦,真是可喜可贺。

潘晓明生于1956年,从小受其父的影响,喜欢摆弄照相机,1974年跟我学习摄影,遂结下了师徒之缘。那个年代,初学摄影必须从暗房工艺入手,我教他配制药水、冲洗胶卷、印放照片等,由于他聪慧过人,又肯吃苦,很快就全面掌握了暗房技艺并成为皖东地区摄影圈内的暗房高手。

暗房工艺掌握后,我不但带他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新闻报道采访,还带他到黄山、桂林等地拍摄风光风情。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他的摄影水平不断提高,已有不少作品入选影展和报刊发表。1980年潘晓明被《滁州报》社录用。由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成为党报的专业摄影记者。从此,他更加勤奋工作,经常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到工厂、农村去采访,几乎踏遍了皖东大地。他拍摄的许多新生事物、模范人物,特别农村改革题材的摄影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有的还入选省内外各种展览。因他摄影创作成果丰硕,先后加入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成为一名有相当知名度的摄影家。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从多年来拍摄的大量照片中,精选近百幅作品,汇编成册,是对自己摄影历程的回顾,也是向广大读者的汇报。这些作品,精彩纷呈,无论是新闻摄影,还是风光民俗作品,表现手法凝练、概括,构图讲究,画

面精美,有内涵,有深度。《侗族姑娘》、《宝贝快跟上》、《香草影堂》、《人间仙境》、《哺育》等许多作品给我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侗族姑娘》的创作。2014年,作为滁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潘晓明带了一些影友去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的创作团,赴贵州黔东南黄岗村侗寨拍摄一年一度的祭天节民俗活动,《侗族姑娘》就是在拍侗族青年在抓鱼比赛时抓拍到的成功作品。那天拍摄人数众多,观众更是人山人海,场面热闹可想而知。聪明的潘晓明并不去找热闹的场所,从正面表达,而是试图通过侧面来反映。于是,他多方观察,发现一群侗族姑娘正聚精会神看抓鱼比赛,而这些姑娘的服饰、神态都非常有特点。他使用相机紧紧盯着这群姑娘。突然一位姑娘回眸一笑,他立刻抓拍,咔嚓一声,瞬间定格。这一笑,表现出侗族姑娘贤淑、朴素而温情清秀的风韵之美,也是今天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体现。这幅作品能在2016年中国第16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成功入展,显示了作品的水准,因为这是从全球86个国家、11万多幅来稿中精选出来的高水平展览。它画面动静相宜,意境深远,来自作者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恰到好处的选择,这与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娴熟的摄影艺术技巧分不开的。

潘晓明虽已退休,全面反映其摄影水平的摄影集也即将出版,但是,我相信,他仍会拿好相机,不忘初心,坚持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聚焦新时代,继续贴近生活,拍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优秀作品来。

◆清流漫谈◆

古河小镇

□裴峰

大的田园交响曲。风,带着梧桐翩翩起舞,顿时,路上快速变幻起斑驳的光影,闪烁着,跳跃着,随着汽车的颠簸,人如同荡漾在金黄色的稻田上,一起起舞,一起撒欢。风,将稻谷的清香一阵阵送进车厢里,沁人心脾,让人身心一起酥软在这片天地中。对,就是风,乡村自然、纯净的风,让景色一下子有了生命,以天帷幕以地为席,和着韵律一起舞动。对,只有在乡村,在广袤的田野中,景色,有了无拘无束的风,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真正风景。

走在这如诗如画的风景中,什么也不做,就已经足够美好,夫复何求?

我拿着单反相机,徘徊在街上、路上,走走拍拍。许多人主动与我搭讪,很好奇地问,这风景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赞美一下我看到



舞之憩 何家英绘

乡的印象,更多的时候却是一种心情。

史铁生在《消逝的钟声》里讲到,有一年,他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易中天辞去公职后,就居住在江南的一个小镇里笔耕。日本也有一位艺术家每年也要在太平洋的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然后带出来一叠厚厚的文稿。走在清静的小巷之间,鞋子与街石踏出清空之声,可以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慢慢走进清空的启悟之中。在这样的小镇,我想有一个简单的住所,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起伏在这清雅的镇邑之间。



清流 文字